

# 老家记忆

□范荣跃



记忆中的老家是在我18岁时消失的。那年村里学大寨，拆掉了至少1500年文化印记和人文传承的古老村庄，在太行山下的半山坡上建设了整齐划一的新农村。新村很新，新到再也找不到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乡情和文化根脉。

很多时候，我的灵魂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寻找记忆中的那个家，在半梦半醒中，家的感觉会渐渐清晰。儿时家里的一砖一瓦都刻下了祖先讲述不完的神奇传说，甚至土墙和房梁上的一个小小洞穴，都能找到先辈留下的秘密以及祖辈无处不在若隐若现的身影。

我的家是去世很早的外祖父留下的祖产。老宅的院落很大，从南到北有近百米的长度，以致父亲每次出门时，我可以倚在第二道门框上，望着父亲跨上自行车驶出大门渐渐远去的背影。老家大院里房子不多，三进的院落只有一间上房和一间西屋。土改时因为我家被定为上中农成分，东屋分给被划为贫农的一户人家。可惜的是天不作美，那家人刚住进不久，东屋在一场大雨中倒塌了。那位乡亲懒得再去修复，又搬回原来的住处，所以那个大院子还是我们一家人居住。再后来因为我和姐姐的出生住房实在紧张，父亲就因陋就简盖起了一座小西屋，兼做家里的厨房和姥姥的卧室。

小时候，大而空旷的院子里长满了榆树，那榆树高大挺拔，引来许多知了，因而夏天便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疯玩着捉知了的季节。那时候，知了的幼虫是我们不用花钱就能吃到的美食，所以我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晚上捉知了。有时候一晚上甚至能捉到一大碗的知了幼虫，洗净炒熟之后就是令我们最开心的菜肴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外婆的小脚，那是真正的三寸金莲。虽然小脚给外婆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，却是外婆最为自豪的人生成果。因为外婆年轻时小脚如同今天姑娘们的三围一样重要，是关系到能否找到一个好婆家的必要条件。

老家的村庄建在一片盐碱地

上，所以村里的水井多数打不出淡水来，几千口人的村庄要靠村子外边仅有的两口淡水井提供生活用水，所以挑水就成了平常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。由于父亲在县城工作，母亲每天在生产队里劳动，他们只能到晚上才有时间去井台上挑水，有时候外婆为了让父母省心，就悄悄地扭动着一双小脚到村口挑水。外婆的三寸金莲实在是太小了，挑起水来很难保持平衡，往往是一担水挑到家，便只剩下半桶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父亲一直在想着怎样解决挑水的问题。终于，心细的父亲多方打听，学到了打压水井的技术，于是就自己动手制作设备，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压水井。井打得很深，竟然让人欣喜地打出了甘甜的淡水。很快，我家的大院成了邻居挑水的场所，有时候甚至排队到大门外，等待挑水的人们自然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，把一个偌大的院子变成了村里的信息交流平台。

老家记忆中最高兴的事情是过节。每年的端午节、中秋节和春节，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候，每家每户都尽可能地做一些好吃的食品，猪肉、豆腐、鸡蛋、油食等平时不曾见到的东西也会在这个时候纷纷登场，出现在灶台上、饭碗里。不过这个时候最令孩子们兴奋的是亲戚之间相互赠送的饭菜，那是各家的脸面，都要挑最好的送到亲戚家里。这让我们兴奋异常，一边大块朵颐，一边比较着谁家送来的东西最为香甜。

老家最珍贵的东西是血脉和亲情，一般都是一个家族居住在相邻的几个院子里，比如我们家，就是外公的四个兄弟共同居住在相邻的三个大院里。无论谁家需要帮忙，都会在第一时间聚在一起，共同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喜悦或烦恼，这种感觉是现在住在城市的水泥堡垒里根本无法体会的。

如今，老家的旧址早已变成肥沃的庄稼地，但是每次回乡的我，还是喜欢站在这片庄稼地里闭目遐想，仿佛要找到一条时空隧道，让我在今夕的穿越中感受到传统家园那种让人沉醉的非凡魅力。

## 父亲的荣光

□郑小九

父亲出生于1931年12月，2021年7月19日辞世，享年90岁。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操心，他总有操不完的心，操亲人的心，操村里人的心，好像没有不操心的时候。

我知道，父亲的操心，实际上是出于很强的责任感、担当感。爷爷去世时，父亲还不满10岁，他和伯父很早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伯父解放前就到南阳、老河口谋生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，父亲总是念及伯父一大家子的不易，常寄去衣服、鞋子、布、粮票等，还把我的堂姐玉梅接到我们家里养到上中学。父母养育我和三个姐姐、一个妹妹，其中自有说不尽的艰辛。

父亲操心最多的，是郑门庄村子里的事。从1953年开始的56年间，父亲先后做村合作社社长2年、村委会主任11年、村党支部书记20年、村党支部副书记23年。任职期间，父亲兢兢业业、劳心劳力，带领全村人兴办木业社、笔业社，创建纸绳厂、面粉厂、砖窑厂，移址修建郑门庄学校，村里交公粮每年都是城关公社第一名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村里一批山药卖到广州，不良药商拿货之后玩失踪，很多家户得不到货款，气愤之余都自认倒霉。为了帮助村里人讨回货款，父亲两度下广州，苦苦寻找线索，最终锁定债主，拿回全部货款，回去分给各家各户。

父亲做村干部50多年，从不做假公济私、以权谋私的事情。父亲总是给我讲古代清官的故事，教导我做人的做事要干干净净、坦坦荡荡，不要贪公家一分一毫。有人为感谢父亲的帮助，给我们家送来烟、酒、点心等礼品，这让父亲非常苦恼，经常是人家白天送来，父亲晚上送去。1978年，我们家修建上房，因手头紧，父亲向承包村里砖窑厂的一位山东人赊200元钱的砖。还钱的日期快到了，父亲听说人家回了老家，就托人坐长途汽车把钱还给人家。

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，在郑门庄村种了一辈子地，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老于斯，对这块土地难舍难分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充满深情，他的汗水和心血都浸透在这片土地里。父亲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，一辈子学而不厌，一直把读书读报当成生活的乐趣，我上小学时父亲经常领着我读《人民日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。父亲爱好书法，还是温县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每到过年都要给家里、亲戚和村里人写对联。我在郑门庄的土地上长大，后来读到博士做了教授，还一直想过“晴耕雨读”的日子，细细想来，是父亲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父亲是1958年入党的，有63年党龄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七一到来之前，父亲收到了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发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这是父亲的光荣，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。手捧父亲留给我的这份最珍贵的遗物，感觉沉甸甸的。我深知，这是责任的分量，是传承家风的义务，是弘扬党风的使命……

## 枇杷花开满院香

□贺兰山

认识枇杷花，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。那时从老城区搬到新城区，住到了如今的这个院子，认识了不少从前不认识的树种，结识了从前没有结识过的花草。

院子附近的绿化树种除了高大的乔木，还有不少果树和花卉，像白玉兰、广玉兰、栀子花、无花果、石榴、柚子、枇杷、葡萄、樱桃等。原来前院花池里还有两棵花椒树，每年开春树叶萌芽，我都会去摘些花椒叶，嫩嫩的花椒叶经过加工，成为我家餐桌上的一道时令美味。可惜的是，后来为了讲究花坛的观赏效果，两棵花椒树被移除了，至今难以吃到那么接地气的花椒叶了。

这么多的树种，要说最喜欢的，莫过于前院、后院的那六七棵枇杷树了。

枇杷花期长，从现在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份。这段时间，每当我踏着晨雾出门，踩着夕阳回家，一进院子，迎接我的总是浓浓的枇杷花香。每当纷飞的雪花飘落，半遮半露的五角形花瓣必定是枇杷花。每年冬天，凛冽的西北风吹起，气温骤降，寒风中包裹着的香气弥漫而来，这香味必定是枇杷花香。每年春末夏初，最先成熟的果实，也一定是枇杷果。

椭圆形的枇杷果呈金黄色，一个树枝上有一个到八个不等。摘一枝下来，拿在手里，黄灿灿的，十分诱人。剥开一层薄皮，露出细腻光滑的果肉，吃上一口，甜而不腻，而且汁多、无丝无渣，纯净爽口。

经历了四季轮回的枇杷果，由于枇杷树秋天酝酿、冬天开花、春天结籽、夏初成熟，所以也有人说，枇杷是果木之中“独备四时之气者”，也就是说它是集四季之气的果实，因此，它的药用功效一定好。记得《红楼梦》中，薛宝钗吃的冷香丸，从采集到制作十分讲究。而林黛玉的咳嗽久治不愈，如果林黛玉服用了枇杷果，或者服用了枇杷叶熬制的汤汤水水，她会怎样？或许可以改写贾府诸多人物的命运吧。

冬天日短，早晚匆匆，人们追赶日子的脚步更是匆忙，然而匆忙的脚步应该会因为什么而停留，比如驻足在枇杷树下，关注一下浪漫的花事，闻一闻久违的枇杷花香。

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@163.com